

我要曼哈顿

(美) 裘蒂·克兰迪斯

彭文伦 编

上海三联书店

责任编辑 许佩云 杨 亮

封面设计 鲁继德

我要曼哈顿

【美】裘蒂·克兰迪斯
彭文伦 编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上海分店出版
上海绍兴路5号

商务印书馆上海发行所发行

江苏金坛教学印刷厂印刷

1991年8月第1版

1991年8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5.75 字数：115000

印数：1—5000

ZSBN 7-5426-0470-8/1·86

定价：2.20元

内 容 提 要

在美国纽约最繁华的曼哈顿区，一位年轻美丽，但却骄傲放荡的富家女郎，出于叛逆而恣意玩乐，遍尝人生乐趣，在欧美澳三大洲嫁过3个丈夫……而当她一旦发现她叔叔企图摧毁家族企业的阴谋后，她终于以她那无畏的胆识和惊人的干劲奋起抗争，最后终于成了一位出版界的女强人。

已着陆的协和机仍在缓缓滑行中，一向我行我素的玛格茜·安伯卫利已经耐不住了。她站起身匆匆向前舱出口快步走去，同机不少人却不以为然地摇摇头，一个如此美貌的女郎，举止竟然是如此莽撞。

“为什么这么久还不停？”玛格茜问空中小姐。

“我们还没有到站呢，小姐。”

“到站，我们早就到站了。这些该死的飞机，在陆上浪费的时间比空中飞行的时间还多。”玛格茜不耐烦地说着，对法航大为不满。

“请这位小姐回座好吗？”

“我要回座才怪哩，我有急事。”玛格茜固执地说，她稳稳地站着，穿着一双旅行平底短靴，一头乌黑的短发蓬松松的飞向7个不同的方向，有几绺头发吹得很直，额前覆了一排刘海，这发型与她愤怒的表情相映成趣。与一室的美女共处时，她将是最耀眼的一个，因为与她相比，仅有美丽的外表已经不足为奇了。在机舱灯光的照耀下，她显得如此的轻盈，好像正准备参加一场盛大的舞会似的。她穿了一件橘红色鞣皮旧外套，腰系皮带，牛仔裤的裤脚塞在靴子里，肩上斜挂了一只背袋。当她不耐烦地把刘海向后掠时，露出了一小络全白色的额发，这抹白发是与生俱来的，长在她的右眼正上方。

飞机终于停下了。空中小姐望着玛格茜手中抓着美国护

照，在机门尚未全开时就夺门而出。

一直走到移民局海关最近的一个关口，玛格茜才停下脚步，把护照推给坐在小房间里的检查人员。检查人员把护照翻到贴有玛格茜照片的一页，先是随便看了一眼，接着就仔细审视起来。

“玛格茜·艾玛·安伯卫利？”他问道。

“对。那张照片照得真难看，是不是？听着，我有急事，请你赶快盖章，让我通过好吗？”

检查人员不置可否地打量着她，然后在电脑上按了几下。

“那末，玛格茜·艾玛·安伯卫利·西普林尼·柏拉第·柯克高登又是谁呢？”

“我知道，我知道，这名字实在太噜苏了。不过这并不违法呀！”

“我的问题是，小姐，为什么护照上没有你的全名？”

“我的旧护照在夏天到期了，所以我在巴黎的大使馆办了延期手续，你看得出这是一份新护照吧。”

“你依法更改过姓名吗？”

“依法？”玛格茜恼怒地说：“我每次离婚都是依法办理的。我喜欢娘家的姓氏，所以我改回本姓。你想听我一生的故事吗？同机的人都要比我快了，我却得等在海关里。”

那位海关人员面不改色地说：“行李还没下飞机呢。”

“对极了，问题在于我根本没有行李！要不是你们对我的过去追根问底，这会儿我已坐在计程车上了。喔，真是耍命！她气恼地大声抱怨着。

海关人员继续翻阅着她的护照。照片上的人一头卷发，面带微笑。但此刻怒冲冲站在他面前的女郎，一头短发却像

一只发怒的鸟鼓起的羽毛，她神情倨傲、旁若无人，仿佛一团火在他眼前轰然点亮，他想忽视却做不到。还有，她看上去年纪很轻，不像是结过婚的女人，更别说离过几次婚，虽然看她的出生日期已是29年前了。

这名海关人员很勉强地在玛格茜护照上盖上了当天日期——1984年8月15日——然后在她的报关声明表上又特别加盖了“身份未明”等字样，然后才把护照发还给她。

玛格茜行动敏捷地向前走着，她把肩上的背袋利落地扔到海关检查台上，迫不及待地要求海关人员检查。一个红头发的年轻人向她走来。

“欢迎光临纽约，柯克高登伯爵夫人，我没有看错人吧！？”

“得了吧，欧凯，别再叫我什么伯爵夫人了，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已经甩了那个可怜的拉第亚了。”她两手叉腰，有点不安地瞪着这个红发青年。她也真够倒霉的，竟碰上这个满脸雀斑，毫不迷人，又自以为是神探福尔摩斯再世的约瑟·欧凯。

“我怎会忘记呢？”他得意地说：“你刚从圣罗兰公司买了一堆新衣服后就办了离婚……安伯卫利小姐，你的缝纫技术真是不怎么样，你在衣服上缝上的那些撒可服饰公司的标志，一看就知道是外行人的杰作。”

“你很厉害，欧凯。以后我会记住的。现在，请你帮个忙，检查我的手提袋好吗？我今天可是十万火急的。”

“上一回你也是这样，急得很，因为你带了20瓶莎莉曼香水，每瓶值200美元。再上一回，你带了一只新的波乐钻石表，无疑你以为光明正大戴在手上就不会有人注意到。还有，不久以前那件貂皮大衣的麻烦。你说你花了200多块钱

在旧衣市场买的。如果我没有记错，在米兰这件大衣售价是15000美元。”他洋洋自得地一笑，对自己的记忆力很是自豪。

“那些香水是我带给一个朋友的礼物。”玛格茜反驳道：“我根本不搽香水。”

“报关表格上说得很清楚，就是礼物也要按例报税的。”欧凯漠然地说。

玛格茜抬眼注视他，那双眼睛里有笑意没错，但也明显地带有恶意。

“欧凯，”她承认道，“你一点也没有错，我素有闯关的恶名。但这次，我向你发誓，我什么也没带，我这次来是为了公事，所以必须尽快赶到。天哪，我现在就该在那里了，你搜我的提袋，让我通过吧。”她央求道。

欧凯打量着她。这个老爱冒险闯关的女郎实在是美得耀眼。他光看看她就觉得心旌摇荡了。此刻她的态度虽未显露出什么，但是天知道她又会企图走私什么呢。

“没办法，安伯卫利小姐。”他遗憾地摇摇头。“你有点太完美，所以我没办法放你过去。你必须经过全身检查才行。”

玛格茜一改哀求的态度，气恼地说：“瘦身？你开玩笑吧！”29年来，她要什么就有什么，这使她深信一般的规则法令并不适用于她。而且没有她玛格茜·安伯卫利的同意，谁也别想对她怎样。绝不可能。

“约瑟，”玛格茜接着叹了一口气说，“我们认识也有好多年了吧？我一直都不是坏公民，我从没有偷带过毒品，也没有带过未消毒过的乳酪或是带有病菌的意大利香肠？约瑟，我们做笔交易好不好？”她的声音由怀柔转为轻柔，还

带有一点暧昧的意味。

“我不接受贿赂。”

“我知道，我清楚得很。约瑟，你诚实得近乎有病。不是贿赂，我是想和你谈笔交易。”

“安伯卫利小姐，你究竟要跟我谈什么？”

“叫我玛格茜好了。我的建议是，一具躯体以坦率、无保留的投降，来取代一次毫不必要的搜身。”

“一具躯体？”他茫然地重复了一遍。虽说他很明白她的言下之意，只要想到这个可能性就足以使他忘掉身上所穿的制服了。他如做梦般地在她的提袋上画了个记号，挥手让她通过。

“今晚8点，在克拉克饭店，可别让我久等呀！”她一边急步前行，一边抛下这句话。

2分钟后，她才放松下来，仰身靠坐在一辆蓝色长轿车内。她看了一眼手表，尽管海关检查耽搁了她一些时间，但她能准时抵达目的地。昨天早上，当她正在法国不列塔尼省齐白隆岛上享受暖呼呼的海水泡沫浴时，忽然接到她哥哥托比打来的电话，要她立刻赶回纽约，参加安伯卫利出版公司临时召开的会议。

他们的父亲，撒切利·安伯卫利，安伯卫利出版公司的创办人，1年多前因意外而突然去世，他留下的公司是美国杂志业的巨头之一，而公司的会议通常都是预先计划安排好的。

“这次会议召开得这么突然而又仓促，使我感到很不安，小玛格。”托比在电话里说：“我嗅到麻烦了。怎么没人通知我们呢？我是在无意间听到的。你赶得回来吗？”

“没问题。我一洗掉身上的海水，就立刻搭机到巴黎，

在巴黎过一夜，然后趁你们还在纽约睡觉时搭协和机赶回去。没问题的。”她答道。现在她准时赶回来了。

自协和机着陆以后，玛格茜才第一次注意到这8月下旬的天气，虽然早晨凉爽，现在却已逐渐热起来了。她脱掉夹克，立刻感觉到在她的牛仔裤腰带下有个东西正摩擦着她的腰。她迷惑地伸手探进腰带内侧搜寻，不一会儿就拉出了一条细细的白金链子，下面垂挂着一颗巨大的黑珍珠，它镶在两排碎钻间。这是在5个多小时前，她在巴黎丽都饭店套房里塞进皮带内的。呃，老天爷，玛格茜想着，把链子挂到脖子上，这条项链，光彩夺目、价格昂贵，她怎会把它忘得干干净净呢？反正，省一分钱就是赚一分钱，她得意地嫣然一笑。

2

在第五十四街与麦迪逊大道交叉口的那栋新安伯卫利大楼前，司机停了车。玛格茜飞快地跳下车，冲进大厅内，踏进电梯，直奔高级主管部所在的那层楼。此刻玛格茜心中所想的只是她父亲在1947年以一本小型贸易杂志起家的这个帝国的会议室。她推开笨重的双重门，笔直的站定，两手叉腰，两脚微微分立，她打量着眼前的一群人。

在这群老资格的编辑、发行人和业务经理还未来得及表示欢迎前，玛格茜已经开口了：“我们究竟为什么在这里？

没有人能回答这问题。事实上，很多人也是在度假期中被突然召回来的。只不过他们接到的是正式通知，而玛格茜则是在无意中才知道的。过去每次编辑会议都要邀请她参加，而这次竟然根本不通知她一声，可说是前所未有的。

一位个子矮小，白发苍苍，行止优雅的男人朝她走来。

“帕福卡！”玛格茜高兴地叫了一声，拥抱了他。帕福卡·梅耶是10份安伯卫利杂志的美术总编辑。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母亲和托比呢？”

“我能知道就好了。我可不喜欢被急匆匆地召回来，连昨晚的歌剧也没看成。你母亲还没到。”帕福卡答道。

他是看着玛格茜出世、长大的，他对她十分喜爱，也了解她一生全被奉献在如何能在世上找到最大的乐趣上。她使他联想起一个挖金的矿工，狂热地由这个矿挖到那个矿，在这里找到几盎司金矿石，在那里找到一点金沙，但很快它们又全都被丢弃了，她要找寻的是纯金矿脉——最纯的乐趣。但就他所知，到现在她还没有找到，但是她深信这金矿脉的存在。而帕福卡·梅耶也深信世上若有人能找到它，那必是玛格茜。

“我觉得这实在很奇怪。”玛格茜喃喃地说。

“我也有同感。”帕福卡说：“不过，小女孩，告诉我，你这个夏天都在干什么？”

“呃，还不是平常那些游戏嘛——伤人的心，逗逗趣呀，杀杀花花公子的锐气，要不就是不按牌理出牌。这些你全都清楚。亲爱的帕福卡，只不过是一般的夏之游戏，有时赢，有时输，偶尔煽动一下，挑逗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

帕福卡以老牌的美术编辑的眼光打量着她。虽说他与她非常熟悉，但每次她的出现，都要引起他的惊叹——就像受到一个小小的电击一样。不知怎么的，玛格茜就是比别人

“真实”。她的个子并不很高，然而她那一身活力却使她周围的空气也跟着跃动。玛格茜的身材是没话说的，胸部线条极美，但又不过分风骚，加上她那有点男孩子气的打扮和昂首阔步的举止，使她更增添了一份妩媚。她那双漂亮的眼睛，碧玉般的晶莹、纯亮，从不因任何烦恼而黯然失色。她那深棕色的两道长眉，每每在惊讶时微微耸起，这使她那无畏的目光显得分外凌厉。她的鼻梁直而具有古典式的美，只是鼻尖微翘，这更增添了一丝俏皮。而她右眼上方的那绺白发，则使她那头永不受拘束的短发显得浓密漆黑。不过在帕福卡看来，她的嘴才是最吸引人的地方。她的下唇柔和地向两角微弯，看上去好像隐含着一丝微笑，上唇是不折不扣的弓形，左唇弯上有一点小黑痣。这是一个魔法师的嘴。帕福卡暗自想着。

帕福卡仍在欣赏玛格茜时，会议室的门开了，托比·安珀卫利走了进来。玛格茜向他跑去。

她在两手触到他之前，轻轻地叫了一声：“托比。”托比张开双臂将她搂住，她紧紧地拥抱着他。“到底是怎么回事，托比？”玛格茜低声问道。

“我不知道。这几天我一直没办法和妈妈取得联系。这事神秘得很，但我想真相就要大白了。”他松开她，又加了一句：“宝贝，你气色真好。”

“谁说的？”

“我。我从你的头发上闻得出来。你的两颊被太阳晒得发红，而且你胖了一点，大概四分之三磅，恰到好处。”他轻轻地推开她，她望着他向房内走去。这个比她大2岁的哥哥，只需碰碰她的手，或听她说上两句话，就比世上任何人都更了解她。

托比是个看起来很有冲劲的男人。他态度诚恳而稳重，这使他具有不止31岁的成熟。初看上去，他和玛格茜不太相像，但他们那种发光发热的本质却颇为相似。

玛格茜望着他从容而自信地在他的位子上坐下。那座位是自他满21岁那年起，便在他们父亲的意愿下为他保留的。一个每次编辑会议都等着他的座位，一个他越来越少有时间占据着的位子，只因他的青光眼日益严重，只因他的视线越来越受到限制。他的视线仍相当稳定吗？玛格茜想着，谁也不知托比看见了什么，没有看见什么。玛格茜听着他和房里许多人招呼致意。他一听到声音便知道是谁，他会立刻转向他们。有一会儿，玛格茜几乎忘记了自己来此为何了，只是失神地想着她哥哥。

“玛格茜。”唤她的声音略带一丝英国腔，但银铃般的悦耳，玛格茜不觉微微一颤。这世上只有她母亲的声音能使她惊跳起来。这声音优美、自信、冷漠，充满魅力，它为她的主人争取到她所想要的一切。玛格茜挺直腰脊，转身迎向她母亲。

“你什么时候到的，玛格茜？”莉莉·安伯卫利掩不住惊异地问：“我以为你还在秘鲁滑雪呢，或者是在智利？”她拂了一下女儿的刘海，这熟悉的爱抚动作，表示着她永远对玛格茜的发型不以为然。玛格茜有点生气，但早在多年以前她便已学会不把它流露出来了。她只是默默地想着：为什么天下就是母亲让我自惭形秽呢？

这30年来，莉莉·安伯卫利一直生活在养尊处优的环境中。这会儿她以王后般的庄严拥抱了一下她女儿。玛格茜一如往常的接受了她的拥抱，也一如往常似地感到了一种既憎恶又渴望的复杂感情。

“嗨，妈妈，你看起来棒极了。”她真心地说。

莉莉没有理会女儿的赞美，她说：“你该事先通知我们说你要回来才对。”

玛格茜意识到她母亲很不安，不安中还有点紧张。

“妈妈，我想也许事情出了点差错。没人通知我今天开会。要不是托比打电话给我，我根本就不知道……”

“显然是消息传递渠道出了问题——不过，我们还是先坐下来吧。”

莉莉·安帕卫利说着就走开了。留下玛格茜一个人愣在门口。帕福卡·梅耶走了过来。

“小魔鬼，坐在我旁边吧。我可不常有这个机会。”

“魔鬼？你已经2个月没见到我了。你怎么知道，也许我已改邪归正了呢？”玛格茜抗议道。

“魔鬼。”她跟着帕福卡走进室内时，帕福卡仍这样坚持着。他想：还有什么名词可以形容她散发出来的那种气质——灵活、鲜明、好奇、清醒，而且善于制造麻烦——迷人的麻烦？

她尚未在帕福卡身旁坐定，便有一只手紧紧地握住了她的胳膊。她愤怒地转过身来。是她叔叔，科特·安帕卫利，她父亲的弟弟，他倾身亲吻她的前额。

“科特，”玛格茜冷冷地说，“你在这里干嘛？”

“莉莉要我来的。看到你真令人意外。我以为你早已离开我们，到更好玩的地方去了。真高兴你回家来了，玛格茜。”他的声调显得温暖而热情。

“你以为我到哪里去了，科特？”只有在极力的控制下，她才能忍住心中的厌恶。

“人人都以为你在秘鲁或智利滑雪，一个难以到达，只

有直升飞机才能抵达的地方。”

“因此才没人通知我今天开会吗？”

“当然了，亲爱的。你在那种地方的话，就是试也没有用。我们又没你的电话号码。不过我很高兴看到你赶回来了。”

“你不应该轻信谣言的，科特。托比知道我在哪里，你该想到问他才对。只是，显然他也没接到任何通知。我觉得这实在很奇怪。即使我人在亚马逊河，我也不愿失去联系。”她振振有辞地说。

“这必定是一个小差错。”科特微微一笑。这笑容深及他那双年轻的蓝眼睛，使他凸兀的五官变得柔和起来，也使他的脸看上去显得平易可亲了些。他拥有今天的一切，不能不归功于他微笑的魅力。当年他在读大学预科时，就曾卖力地对着镜子练习过微笑，他强使温暖和诚挚的微笑在他唇边绽现，而后再凭借脸部肌肉的微妙运转，再把它移到他眼里。

科特·安伯卫利在曼哈顿区只待了3年。在1981年前，他有25年不在此地，只是偶尔点缀式的探访过几次。令人惊讶的是，在这许多年里，他几乎没有什么改变，身材仍保持得如运动员般匀称，仪态潇洒，他是个迷人的男人。然而在他的举止中却隐藏了一份阴沉，一种有算计的很深的城府。他似乎不需要幽默。撒切利·安伯卫利在世时，一直都很疼爱他这个弟弟。

科特继续微笑着，他的手仍牢牢抓着她的胳膊。她猝然将手臂抽回，在帕福卡身旁重重坐下。科特不以为然地用手亲密地摸摸她的头发，她恶心得直皱鼻子。心想：他干嘛来开会？他以前从未参加过这种会议！

她看着她母亲飘逸地走向桌首。莉莉年轻时曾当过芭蕾舞团的首席女主角，她那傲然不可侵犯的姿态便显得出当时的训练。此刻她在桌首坐了下来。她身旁的座位自撒切利·安伯卫利死后便一直空在那里。这座椅和室内其他座椅都不相同，既古老又陈旧，使人不由得想起那个曾坐在那里高谈阔论、朗声大笑、踏实稳重而又心高气傲，却走得那么突然的男人。

不许掉泪！玛格茜警告自己，每次看到父亲的座椅，她都心酸地想大哭一场。要知道，这一年来的有多少次她想为她最敬爱的父亲放声大哭，但她总是抑制着自己。现在更不能让眼泪流下来了。

玛格茜屏住呼吸，集中精神，强自镇定下来。她的眼睛里闪着泪光，但是泪水并未滴下来。一镇定下来，她的目光又投向莉莉身后的科特。他到底想坐在哪里呢？那里并没有多余的座位啊！她难以置信地看见母亲一挥那纤美的手，示意科特在那张除了她丈夫外从没人坐过的椅子上坐下。

她怎么可以这样做？她“怎敢”让科特坐在那儿？玛格茜心里吼叫着，一颗心猛跳不已，坐在她身旁的帕福卡，发出一声强抑的震惊的闷响。同桌的每一个人都强止住他们震惊的叫声。莉莉这突如其来的一举，使会议室的气氛紧张起来，人们不禁面面相觑。

撒切利·安伯卫利在世时，这家私人公司全由他主持和控制。在座的这些人都是他的助手。他过世以后，他的遗孀才开始在会议室出现。现在她是公司最大的股东，占有70%的股票，其他的30%股票分属于托比、玛格茜和他们的弟弟杰斯汀。

玛格茜和托比未到外地去时，偶尔也出席会议。然而玛

格茜从未听见她母亲发表过任何意见或参与过任何决策，她自己也一样。每份杂志的编辑、发行人和业务经理们，在帕福卡的领导下，一直继续经营着这巨大的企业，一如撒切利在世时一样尽心竭力。

室内一片寂静。没人知道这次会议的议程，所以大家都等着莉莉宣布。但是莉莉却一言不发，她的目光扫过整个会议桌。玛格茜屏住呼吸，看着科特将她父亲的座椅向后推开几步，舒适地靠向椅背，然后从容不迫地接手了这个会议的主持权。

“安伯卫利太太请求我今天向各位发言，”他沉着地说：

“首先，她很抱歉，临时而仓促地将许多人召回城里，但是她有重要的事要宣布，而且她认为这应该尽快地让所有人都知道。”

“搞什么鬼？”帕福卡低声咕哝了一句，他转向玛格茜。她摇摇头，抿紧双唇，怒视着科特。她母亲着了什么魔，竟会请他主持这会议？莉莉大可自己发言，为何要叫这个投资银行家，这个在安伯卫利出版公司没有任何权利参与任何工作的陌生人代替她说话呢？

科特四平八稳地坐着，继续以权威性的口气继续说道：

“各位都知道，自我哥哥去世后，这一年来安伯卫利太太并未对安伯卫利公司作过任何组织上的变动。但她已就本公司的前途、公司的10份杂志及不动产做过详细的研究。现在，我想已到了该面对事实的时候了。这个事实是：虽然本公司有6份杂志在该种杂志中居领导地位，但另外4份，却各有困难。”他停下，喝了一口水。玛格茜的心跳继续加速，她叔叔说话转弯抹角，他说“我想”，而全桌的人都屏气凝神地等着他先前提到过的尚未发表的宣布。

“我们都知道，”科特继续说下去，“我哥哥喜欢创办新杂志，但却不很在乎该杂志发展下去的前途如何，他对一份治疗疾病的杂志有兴趣，却不去探寻一份好杂志的最高潜力，这曾是他的优点，但现在他去世了，这优点成了缺点，没有人会像他那样固执地为了那几份很差的杂志，而将好杂志的利润倾注进去。”

“我们”，玛格茜想，从什么时候起科特成了公司的一份子？从何时起你有权说“我们的”？然而此刻她只是痛苦而焦虑地静坐着，等待着，她的一颗心因他那高高在上的态度而不断往下沉。

“我们有3份新杂志，《波长》、《园艺》和《假期》，它们一直以令人无法接受的比率持续亏损。《百登杂志》多年来，也只有感情的价值存在……”。

“请等一下，安伯卫利先生。”帕福卡·梅耶终于开口了。“我所听到的是一个生意人所说的话，而不是一个办杂志的人说的话，撒切利对那3份杂志未来的计划，我知道得一清二楚。我可以向你保证，他期待这3份杂志赚钱的时候还未到。不过这只是早晚的事。至于《百登杂志》，我觉得……”

“对呀，科特，《百登杂志》怎么样？”玛格茜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插嘴说：“你对这行业一无所知，大概也不知道我父亲总是说《百登杂志》是他的宝贝吧。这公司可是靠这份杂志起家的！”

“这是一种奢侈。”科特对帕福卡的话置之不理，面对玛格茜说：“只因这份杂志在许多年前曾给他带来过好运，便继续办它，这是一种奢侈，一种只有你父亲负担得起的奢侈。”